文心鑒照千秋月，硬語冥穿九紫天
——孟郊怪奇狠峭詩風析論

陳有穎*

論文摘要　孟郊（751–814）乃中唐時期以怪奇狠峭見稱之苦吟詩人，其追古樸之風，異時人之調，逐意境之奇，創冷峻之格。究其一生，孤苦淒涼，有志難伸，生活潦倒。觀夫孟郊五百餘詩，多抒窮苦之哀思，發憤世之鬱結也。孟郊執拗不群，創作不屑平庸，文意翻空取新，藻思驚俗吐奇，反撥大曆年間之萎靡詩風。其詩雖刻苦矯激，然筆力高古，不襲前人，故時人譽“孟詩韓筆”[1]。孟郊開險怪新徑，立矯激風尚，啟廸後世詩人大膽創新，其功卓荦，殊絕古今。

關鍵詞　孟郊、狠峭、苦吟

一　緒論

詩於盛唐開元年間（713–741）趨向鼎盛，踏入中唐，氣骨頓衰之大曆（766–779）詩風悄然而起，詩歌發展停滯不前，不少詩人苦煞思量如何力挽狂瀾，革新圖變，重振盛唐詩歌之餘響。中唐元和年間（806–820），兩個新興詩派崛起，一為元白詩派，即以元稹、白居易為首之詩派，主張詩歌為時而著，為事而作；二為韓孟詩派，即以韓愈、孟郊為首之詩派，主張復古雅正，以險怪詩風著稱。經此二派共同努力，沉寂一時之唐詩得以由衰轉盛，再踏高峰。

孟郊窮愁窘迫，多飢寒傷感之作；孟郊追新搜奇，立怪奇狠峭之風。綜觀歷朝學者對孟詩之評價，褒貶不一，韓愈〈答孟郊〉頌之：“規模背時利，文字覷天巧。”[2]蘇軾〈讀孟郊詩〉則譏之：“寒蟲號”[3]。自蘇軾提出“郊寒島瘦”[4]以降，文壇普遍認為孟郊乃我國典型苦吟詩人。

---

*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（中國語言文學）。

[1] 見趙麟《因話錄》卷 3，載於王汝濤編校：《全唐小說》第 3 卷，原文為：“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。韓公文至高，孟長於五言，時號孟詩韓筆。”詳參王汝濤編校：《全唐小說》第 3 卷（濟南：山東文藝出版社，1993 年），頁 1955。

[2] 韓愈：《韓昌黎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91 年），頁 98。

[3] 蘇軾：《蘇軾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 年），頁 186。

[4] 蘇軾：《蘇東坡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6 年），〈祭柳子玉文〉，頁 412。

孟詩以怪奇狠峭著名，怪奇者，乃指取材力避平庸，不拘一格；狠峭者，乃指不襲陳言，冷僻孤峻。孟郊不循近體，力除浮辭，開闢奇風，啟廸後世詩家追新搜奇，建功希世。有見及此，本文以其詩之取材立意及藝術手法，探本尋源，窮通其意，剖析孟郊怪奇狠峭詩風之藝術價值。

二　取材立意

孟郊詩歌以苦思險怪著稱，韓愈〈貞曜先生墓誌銘〉云：“劌目鉥心，刃迎縷解，鉤章棘句，掐握胃腎，神施鬼設，間見層出。”[5]足見孟郊劌目鉥心，搜奇抉怪也。孟郊詩歌展示了高聳瘦骨的內涵、不落俗套的氣韻、淒冽清寒的意境，打破溫柔敦厚的詩歌傳統，展示怪奇狠峭的藝術風格。

1.　題材奇澀，譎怪幽深

處身亂世濁流，孟郊落魄不堪，其矯激不平之慨發諸詩歌，屢立新意。孟郊異於流俗，摒棄常熟，取材求諸自然山川、社會萬象；主張以心觀物，以意役象，情感澎湃流露，不加掩飾，故詩歌無怪不有，無奇不作。關乎“怪”之定義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・辨騷》云：

> 康回傾地，夷羿蔽日，木夭九首，土伯三目，譎怪之談也；依彭咸之遺則，從子胥以自適，狷狹之志也；士女雜坐，亂而不分，指以為樂，娛酒不廢，沉湎日夜，舉以為歡，荒淫之意也；摘此四事，異乎經典者也。[6]

孟郊求“怪”，乃不講平衡，不循常規，輒以奇言、奇思、奇律、奇調改造詩歌，塑造寒苦奇崛之色。

1.1 狀物靈奇

孟郊天地入懷，裁剪物象，其山水詩最能展現他攝奇恣縱的創作傾向。孟郊創作了不少山水組詩，多怪誕離奇、陰鬱迷濛、血腥慘烈之狀，今舉〈峽哀十首〉其一為例：

---

[5] 韓愈：《韓昌黎全集》，頁 377。
[6] 周振甫編：《文心雕龍辭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），頁 633。

昔多相與笑，今誰相與哀？峽哀哭幽魂，嗷嗷風吹來。墮魄抱空月，出沒難自裁。韲粉一閃間，春濤百丈雷。峽水聲不平，碧沲牽清洄。沙稜箭箭急，波齒斷斷開。呀彼無底吮，待此不測災。谷號相噴激，石怒爭旋迴。古罪有復鄉，今縲多為能。字孤徒髣髴，銜雪猶驚猜。薄俗少直腸，交結須橫財。黃金買相弔，幽泣無餘灌。我有古心意，為君空摧頹。[7]

貞元九年（793），孟郊再落第後，南遊楚湘期間著〈峽哀〉。通篇摹寫峽中谷風水石相激之狀，劌目鉥心。三峽本為自然景象，無情可言，一般詩人寫三峽，多狀靈秀之景，然孟郊揮筆一轉，賦予三峽主觀感情，使其變為陰風怒號、鬼怪出沒、魑魅幽冥之境。開首淒慘離奇，狀三峽幽魂悲哭哀號，風聲淒切，月色黯淡。舟行峽中，波濤洶湧，隨時粉身碎骨。水流湍急，峽波迴漩，山谷呼號，令人心驚膽寒。

詩人觸物頓悲，假峽哀喻世俗之澆薄，人心之險峻。戰亂頻仍，到處生靈塗炭，死傷無數，百姓成無主幽魂，遊蕩峽谷之中；奸佞橫行，仿如峽中厲鬼，險惡乖舛。通篇盡摹怪之能事，詩人刻意扭曲三峽之形象，以哀苦、慘淡之情思著作，誇越常理，展示譎奇險怪之想像，頗收語出驚人之效，故宋人范成大〈初入峽山效孟東野，自此登陸至秭歸〉詩末云：“悲吟不成章，聊賡〈峽哀〉詩”。[8]

1.2 狀世傷懷

孟郊主張以苦思達致詩之情趣，今舉〈秋懷十五首〉其二：

秋月顏色冰，老客志氣單。冷露滴夢破，峭風梳骨寒。席上印病文，腸中轉愁盤。疑懷無所憑，虛聽多無端。梧桐枯崢嶸，聲響如哀彈。[9]

秋月冷峭如霜，令詩人心志薄弱。秋露清冷，滴破詩人殘夢；峭風襲來，狠狠地梳刮詩人頹弱身軀，頗言寒氣逼人，譬喻精巧。詩人臥病已久，輾轉難眠，腸中哀愁宛若轉盤迴環，驅之不散，聯想新巧。且詩人老病纏身，精神恍惚，自勸不作猜想，聊以寬懷。最後，詩人謂梧桐雖為美木，惜已失其華茂，難再崢嶸；桐葉之聲，彷若陣陣哀曲，使人聞之生悲，聽之流淚，梧桐實是詩人之自況。詩人善於攝取生活瑣事，狀其窮困，設喻精奇，可謂一絕。

---

[7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465–466。
[8] 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 年 8 月），頁 204。
[9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47。

2. 構思精巧，妙悟詩間

孟郊喜以奇特手法賦詩，創作力求避熟，饒有新意。清人劉熙載《藝概・詩概》云：“詩要避俗，更要避熟。剝去數層方下筆，庶不墮‘熟’字界裏。”[10]孟郊展現奇險精闢之構思，不拘一格，顛覆常人的美醜觀念；又能寓理其中，剝開數層，直達題旨，處處呈現狠勁剛硬之勢。

2.1 顛覆常理

中唐時期，忠賢不辨，世道渾濁不堪，故孟郊筆下的物象、人事多矯激悲苦。孟郊不襲前人窠臼，顛覆常理，拓出新意，堪覺玩味。試看〈自惜〉：“始驚儒教誤，漸與佛乘親”[11]，詩人飽歷滄桑，驚覺儒家思想怠誤自身，故棄守儒道，皈依佛乘，這種心態與時人堅守儒道的傳統思想迥異，也是詩人矯激心態的反映。又〈旅次湘沅有懷靈均〉云：“吟澤潔其身，忠節寧見輸？懷沙滅其性，孝行焉能俱？且聞善稱君，一何善自殊？且聞過稱己，一何過不渝？”[12]孟郊以連串激昂反問，苛責屈原徒吟澤而不為國獻忠節，獨善其身，懷沙自沉，行為不可取。事實上，詩人藉苛責屈原以抨擊現實，屈原守節忠君，最終不能為世所用，空有救國扶危之熱誠，夫復何用？孟郊的大聲疾呼，既代表他對時代的控訴，也代表他對傳統思想的反思。

2.2 以醜為美

孟郊主張以醜為美，舉凡大眾厭惡之物，詩人反獵入詩中，精細鋪陳。劉熙載《藝概・書概》曰：“怪石以醜為美，醜到極處，便是美到極處。一醜字中丘壑未易盡言。”[13]此語可點出孟郊以醜為美的創作傾向。

〈秋懷十五首〉其十三可謂詩人以醜為美的代表詩作：

> 霜氣入病骨，老人身生冰。衰毛暗相刺，冷痛不可勝。鷕鷕伸至明，強強攬所憑。瘦坐形欲折，晚飢心將崩。勸藥左右愚，言語如見憎。聳耳噎神開，始知功用能，日中視餘瘡，暗鑠聞繩繩。彼鼐一何酷，此味半點凝。潛毒爾無猒，餘生我堪矜。凍飛幸不遠，冬令反心懲。出沒各有時，寒熱莫相凌。

[10] 劉熙載：《藝概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），頁 83。
[11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26。
[12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39。
[13] 劉熙載：《藝概》，頁 168。

仰謝調運翁，請命願有徵。[14]

詩人淋漓盡致地描寫身上凍瘡帶來的痛苦，渲染出恐怖陰森的氣氛：凍瘡久未治癒，劇痛難當。雖服藥見效，然餘瘡未癒。又見細蠅飛來吮咬瘡痂，盤旋不去，呈貪得無厭之相，詩人自憐老病纏身，惟盼秋盡冬來，細蠅必被凍死。全詩充斥不少醜惡之物：老、病、瘡、蠅均觸發惡感，使人毛骨悚然。事實上，孟郊並非為狀醜而狀醜，詩中的醜惡之物實有所指：蒼蠅象徵害物貪婪、中飽私囊之達官貴人；瘡象徵詩人被流俗鄙斥所致的內心創傷。這些醜物，詩人深信終可改變，化醜為美，就如蒼蠅雖惡貫滿盈，然冬天來臨，勢將滅絕；凍瘡雖劇痛難當，卻可慢慢痊癒。對於這些醜物，乃至社會種種醜相，詩人內心深處，期盼終有一天會改變過來。醜本依存於美，兩者相依相生，越是寫醜，越能彰顯美之可貴，故詩人喜以醜惡之物為題材，展現其內心的悲苦和對美好的憧憬。

3. 意境冷峭，古鏡照神

孟詩匠心獨造詩歌意境，主觀感情與客觀現實渾然一體，意在言外，溫婉深曲。詩人天地入懷，裁剪物象，開清寒、高潔、孤峻等詩歌意境，故清人沈德潛《說詩晬語》評曰：“孟東野詩，亦從風騷中出，特意象孤峻，元氣不無研削耳”。[15]

孟郊善於擷異求新，山水詩歌多以怪異陰冷之意象，予人冷峭之感。孟郊生活貧寒，飽歷風霜，擅以矯激之情融入意象之中，意境多恐怖淒楚。今舉〈往河陽宿峽寄李侍御〉：

暮天寒風悲屑屑，啼鳥遶樹泉水噎。行路解鞍投石陵，蒼蒼隔山見微月。鴞鳴犬吠霜煙昏，開囊拂巾對盤飧。人生窮達感知己，明日投君申片言。[16]

詩中意象陰森恐怖，寒氣逼人：暮天寒風颯颯，鳥囀哀鳴，泉湲之聲若幽噎，詩人在荒涼道上解鞍，抬頭看天，月色黯淡，四周清冷無人，惟聞零落犬吠，廖廓昏暗。景色滿目蕭條，渲染出恐怖莫名的氣氛，令人驚心動魄。詩人歇息進食，更添幾分孤寂飄零，悲戚之情頓然而生。詩人體物精微，觸景傷情，感知己難求，嘗得故人李芃為知己，可謂無憾。意象本無情，詩人以冷清孤獨之情融入意象之中，使客觀景物與主觀情思同化無痕。

---

[14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49–150。
[15] 蘇文擢：《說詩晬語詮評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 年），頁 208–209。
[16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33。

孟郊嘗盡人生百味後，悲鳴為詩，以意象表現淒苦心神，餘哀不盡，明人高棅《唐詩品彙》評曰：

> 其詩窮而有理，苦調哀驚，一發於胸中而無忿色。如古樂府等篇，諷詠久之，足有餘悲，此變中之正也。[17]

此外，其詠懷詩意境蒼涼，今舉〈獨愁〉為例：

> 前日遠別離，昨日生白髮。欲知萬裏情，曉臥半牀月。常恐百蟲鳴，使我芳草歇。[18]

詩人寫“白髮”、“曉月”、“百蟲”、“芳草”諸象，意境清寂寒涼：華髮已霜，年已老邁；曉月朦朧，彌漫清冷；百蟲夜裏悲鳴，徒添不歡，見芳草萋萋，愁緒湧上心頭。“常恐百蟲鳴，使我芳草歇。”二句化自〈離騷〉：“恐鵜鴂之先鳴兮，使百草為之不芳。”[19]孟郊師意易辭，寫遲暮之感也。此詩意象冷清，色彩黯淡，營造悲淒苦切的意境。這些意象固能勾起詩人漂泊異鄉、自傷遲暮之惆悵，亦能烘托詩人惜別懷遠之思。此詩乃贈韓愈而作，詩人只在首句點明與友“前日遠別離”，全詩隻字不提念友情懷，而是通過清冷曉月、百蟲悲鳴等意象凸顯詩人送友後若有所失、惆悵不已之情狀，深情摯意盡現。詩人表面上句句寫景，內裏卻處處寫情，不著一字，盡得情采。

三　藝術手法

1.　硬語橫空，俯拾即是

劉勰《文心雕龍・章句》云：“夫人之立言，因字而生句，積句而成章，積章而成篇。”[20] 字詞綴以成文，繼而成篇，為詩人立言抒情，拓詩歌之意境天地。《文心雕龍・練字》又云：“心既託聲於言，言亦寄形於字，諷誦則績在宮商，臨文則能歸字形矣。是以綴字屬篇，必須練擇：一避詭異，二省聯邊，三權重幽，四調單復。”[21]只要準確按照聲調韻律綴字成文，用字配合詩人意念，就能發揮文字的最

---

[17] 見高棅：《唐詩品彙》，載於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歌校注》，頁 647。
[18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77。
[19] 文懷沙：《屈原離騷今譯》（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88。
[20] 周振甫編：《文心雕龍辭典》，頁 744。
[21] 周振甫編：《文心雕龍辭典》，頁 758。

大功效。

不同詩人賦予文字不同色彩，氣宇軒昂者，多用雄厚之詞；氣喪力弱者，則多萎靡之音，故文字很大程度反映了詩人的心境胸襟。孟郊生活寒苦，故用語多矯激狠勁，韓愈〈薦士〉云：“橫空盤硬語，妥帖力排奡。”[22]稱讚孟郊用語頓挫，狠勁有力。

1.1 用語狠勁

傳統詩歌崇尚溫柔敦厚，孟郊為與時異，常用狠語，創奇崛詩風。所謂狠語，乃狠重有力之字詞。運用狠語能加強詩歌的震撼力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孟郊詩歌可謂狠語連珠，讀之如臨寒蹇之境，試看〈秋懷十五首〉其五：

> 竹風相戛語，幽閨暗中聞。鬼神滿哀聽，恍惚難自分。商葉墮乾雨，秋衣臥單雲。病骨可剸物，酸呻亦成文。瘦攢如此枯，壯落隨西曛。裊裊一線命，徒言繫絪縕。[23]

“竹風”二句，謂竹風相磨，深閨之中可清晰聽見；“戛語”二字以物擬物，形容秋風如敲擊之物，發出詭異哀怨之聲，與鬼神哀音相近，使人難以分清，心神恍惚。“戛語”非生僻之字，惟在孟郊筆下，卻能寫出秋風之狠勁，奇崛不凡。“商葉”二句謂秋葉成陣飄落，喻之乾雨。“秋衣”二句形容秋衣單薄，如臥雲下，“單雲”二字，語意雙關，既狀衣服單薄，又云秋雲形單影隻，為詩人之自喻，“單”字雖淺，卻能配合肅殺意境，感染力強。“病骨”二句言病纏體衰，“剸”本指“割”，此形容肌瘦剩骨，骨可削物，辛酸老病之哀，亦能為文。“瘦攢”二句，謂人生由壯到老，已近黃昏，猶如落日餘暉，惆悵無奈。“裊裊”二句，狀其命懸一線，柔弱如絲；“絪縕”一詞，本指天地間陰陽二氣聚合之狀，喻詩人生命繫於天地，搖曳將盡。全詩字字驚心，或以狠語作喻，或以硬字抒懷，聽覺、視覺、觸覺、感覺俱備，餘哀嫋嫋，意味無窮，故韓愈〈醉贈張秘書〉云：“險語破鬼膽，高詞媲皇墳”。[24]

1.2 常語新用

孟郊著詩，務去陳言，詞必己出，常語新用，韓愈〈貞曜先生墓誌銘〉譽曰：

---

[22] 韓愈：《韓昌黎全集》，頁 41。
[23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48。
[24] 韓愈：《韓昌黎全集》，頁 29–30。

“及其為詩，劌目鉥心，刃迎縷解，鉤章棘句，掐擢胃腎，神施鬼設，間見層出。”[25] 韓愈高度評價孟郊用字奇險，自鑄新詞，不襲前人，若非才思敏捷、學富五車，豈能搜僻獵奇，語出驚人？

孟郊遣詞用字出奇翻新，雖用尋常字眼，卻能賦予新意，不露半點痕跡，且看〈秋懷十五首〉其十二：“抽壯無一線，翦懷盈千刀。”[26]“壯”，壯年也，壯年為抽象概念，不能視察，孟郊形容壯年如絲線一樣可以“抽”起，慨歎壯年已逝，斷線難全，全憑“抽”此一尋常之字，化抽象為形象，具體傳神。又因壯年已逝，愁懷如亂絲盤纏，唯有揮刀一“翦”，剪去愁緒。“翦”非新字，卻點出詩人愁懷難遣，用字雖簡而意深矣。

孟詩意象奇詭，其尖新冷僻之用字應記一功，沈德潛《說詩晬語》云：“古人不廢鍊字法，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，故能平字見奇，常字見險，陳字見新，樸字見色”。[27]

2. 句式奇峭，迴環貫珠

孟郊獨闢生造，以長短交錯的散文句式融入詩中，打破詩句格律和諧，句式與眾不同。

2.1 句式變格

五言古詩的句式向以“上二下三”為常格，明人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四云：

> 五字句以上二下三為脈，七字句以上四下三為脈，其恆也。有變五字句三下二者，如元微之“庾公樓悵望，巴子國生涯”。[28]

常格節奏雖自然流暢，惟句式固定刻板，鮮有新意。孟郊以五古見長，不依常格，其變格句式如下：

上三下二：

[25] 韓愈：《韓昌黎全集》，頁 377。
[26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49。
[27] 見沈德潛：《說詩晬語》，載於蘇文擢：《說詩晬語詮評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85 年），頁 442。
[28] 胡震亨：《唐音癸籤》（上海：古典文學出版社，1957 年），頁 26。

〈楚竹吟酬盧端公見和湘絃怨〉：“識音者謂誰”。[29]
〈送淡公十二首之九〉：“寺與山爭鮮”。[30]

一一三：
〈連州吟三章之三〉：“朝亦連州吟，暮亦連州吟”。[31]
〈送韓愈從軍〉：“坐作群書吟，行為孤劍詠”。[32]

上一下四：
〈懷南嶽隱士二首其一〉：“藏千尋布水，出十八高僧”。[33]
〈弔盧殷十首其四〉：“磨一片嵌巖，書千古光輝”。[34]

上四下一：
〈答盧虔故園見寄〉：“花聞哭聲死，水為別容新”。[35]
〈秋夕貧居述懷〉：“高枝低枝風，千葉萬葉聲”。[36]

2.2 散文句式

詩歌向以對稱為原則，孟郊卻刻意用散文、樂府、古詩之句法，不避重複字眼，加入虛字，使詩歌如行雲流水，成押韻之文。

為求詩歌聲律鏗鏘悅耳，孟郊仿傚《詩經》雙聲疊韻的用法，如〈感懷八首〉其四：

> 長安佳麗地，宮月生娥眉。陰氣凝萬里，坐看芳草衰。玉堂有玄鳥，亦以從此辭。傷哉志士歎，故國多遲遲。深宮豈無樂，擾擾復何為？朝見名與利，暮還生是非。姜牙佐周武，世業永巍巍。[37]

“遲遲”、“擾擾”、“巍巍”三詞，既是疊字，也是雙聲詞。孟郊亦從口語

[29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0–21。
[30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365。
[31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44。
[32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343。
[33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92。
[34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480。
[35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316。
[36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31。
[37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87。

取得創作靈感，如〈路病〉“艱哉求臥難”[38]一句中的“艱哉”，〈感懷〉“亦以從此辭”[39]一句中的“亦以”，皆屬口語。孟郊也加入虛字於詩歌之中，如〈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〉：“出亦何所求，入亦何所求”[40]，加入“亦”、“何所”這些虛字後，文句變得緩急有度，琅琅上口，且此句化自〈木蘭辭〉：“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”[41]仿傚樂府反覆吟詠的寫法，詩意綿密，猶得古風妙韻。

孟郊亦多用類疊句。如〈結愛〉：“心心復心心，結愛務在深。一度欲離別，千迴結衣襟。結妾獨守志，結君早歸意。始知結衣裳，不如結心腸。坐結行亦結，結盡百年月。”[42]通篇出現八次“結”字，出現在第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句，既可點題，又能將婦女的哀怨層層剖開，情思迴環往復，綿綿不絕。近體詩避免連用一字，然孟郊大膽求變，大量使用連環句法，不避重字，不講對稱，取得奇險怪誕的效果。

2.3 聯環文藻

所謂聯環文藻，乃詩歌隔句相解，起照應、補足之效用。唐代白居易《文苑詩格》釋云：“為詩不論大小，須聯環文藻，得隔句相解。”[43]隔句相解，即下句解上句，銜接緊湊，環環相扣，此乃古詩常用之拗救句法，今舉〈結交〉為例：

> 鑄鏡須青銅，青銅易磨拭。結交遠小人，小人難姑息。鑄鏡圖鑒微，結交圖相依。凡銅不可照，小人多是非。[44]

第五句：“鑄鏡圖鑒微”上承一、二句：“鑄鏡須青銅，青銅易磨拭。”欲以鑒微，必具明鏡察之，故一、二句是因（備青銅鏡），第五句是果（以鏡鑑明）；第六句：“結交圖相依”上承三、四句：“結交遠小人，小人難姑息。”兩組句子同謂結交，三、四句謂以結交小人為恥，第六句謂結交賢士相依，上下詩句既互相銜接，亦起鮮明對照。

聯環文藻，能使詩意跳躍靈動，迴環往復，緊密連貫，明人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對此盛讚不已：“東野詩，諸體僅十之一，五言古居十之九，故知其專工在此。然

---

38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71。
39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87。
40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45。
41 丁福林等撰：《袖珍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3 年），頁 716。
42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28。
43 張伯偉：《全唐五代詩格匯考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2 年），頁 364。
44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12。

其用力處皆可尋摘，大要如連環貫珠，斯其所長耳”。[45]

3. 章法有度，窮極巧妙

章法，意指佈局謀篇。孟郊不少詩歌開首以驚人險語製造波瀾，筆力遒勁，氣勢雄渾，使人歎為觀止；收束也驚奇有力，寓以深意，耐人尋味。

孟詩章法之奇巧，〈遊終南山〉可見一斑：

> 南山塞天地，日月石上生。高峰夜留日，深谷晝未明。山中人自正，路險心亦平。長風驅松柏，聲拂萬壑清。到此悔讀書，朝朝近浮名。[46]

起句以“塞”言終南山高大雄偉，氣勢磅礴，塞滿天地。從底仰望，終南山上接蒼穹，巍峨高聳；放眼眺望，萬象被萬壑所擋，隱僻幽深。按理終南山不可塞滿天地，鯨吞萬象，故“塞”為詩人主觀感受，乃終南山高峻之驚歎也。“塞”字含義深遠，語言凝煉，故清人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讚曰：“遊山詩能於一、二句隱括一山者最寡。孟東野南山詩云，可云善狀終南山矣”。[47]

當其他地方被夜色籠罩時，終南山仍然巍峨矗立，留着落日餘暉，極言山高；當其他地方灑滿陽光時，終南山依然一片幽暗，極言山深。詩人讚美終南山萬壑清風，清幽宜人，欣賞山中之人爽朗正氣，雖山路陡峭，仍心胸坦然，處變不驚。詩人結語明志：見終南山險壯絕美，讚山中人胸懷坦蕩，悔當初刻苦讀書，追求虛名。綜觀全詩，詩人先以險語發端，摹終南山之高峻；接敘終南山之深遠，承起句奇險之勢；收束寓以深意，層次分明，章法嚴謹。

4. 遠引若至，用典精闢

歷朝詩人賦詩，喜化用典故，使詩歌含蓄婉約，言之有物。孟郊為詩大膽破格，善用典故，靈活自如，不蹈陳轍，無常格可依。明人謝榛《四溟詩話》云：“凡襲古今句，不能翻意新奇，造語簡妙，乃有愧古人矣。”[48]孟郊用典，非全盤接收，乃翻轉舊典，反其意而用之，超越尋常，賦以新意，展現新奇險崛的藝術效果。

---

[45] 杜維沫校點，許學夷著：《詩源辯體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556。
[46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67。
[47] 洪亮吉：《北江詩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3 年），頁 78。
[48] 謝榛：《四溟詩話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68。

今舉〈感懷八首〉為例，詩云：“舉才天道親，首陽誰採薇。”[49]反用《史記・伯夷列傳》：“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”[50]天道無親本指天地無私，孟郊卻以為天道唯親，賢才不被重用。〈衰松〉云：“人心忌孤直，木性隨改易。”[51]反用李白〈古風三十二首之十二〉：“松柏本孤直，難為桃李顏。”[52]李白言松柏正直孤高，孟郊反道松柏孤直為世不納，實諷諭澆薄之世風。〈烈女操〉：“波瀾誓不起，妾心井中水。”[53]反用王維〈酌酒與裴廸〉：“人情翻覆似波瀾。”[54]王維以波瀾翻波狀人情，孟郊卻以波瀾不起狀男女之情。〈亂離〉：“哀哀陸大夫，正直神反欺。”[55]反用杜甫〈病柏〉：“神明依正直。”[56]神明本應正直，然孟郊歷盡浩劫，痛心摯友死於荒亂，故曰神明不顯。

孟郊反用其典，妙在別裁新意，又能切合題意，輒現矯激之憤、哀時之歎。孟郊不落窠臼，反用其典卻不晦澀難明，頗具新意。

5. 用韻奇僻，思與俗違

《詩韻》有一百零六韻，因各韻包含之字數多寡不一，故可略分為寬韻、窄韻。寬韻因字數多，較易遣用，故唐人多用寬韻；窄韻因字數少，較難遣用，故唐人少用窄韻。

孟郊用韻冷僻，不拘常格，不避險韻、窄韻，刻意仿古，力追漢魏古詩質樸之貌。孟郊喜用僻韻，如韓愈、孟郊〈城南聯句〉，韓愈先作首句，孟郊作二、三句，韓愈接寫四、五句，如此類推。詩中凡下聯韻腳皆由孟郊所作，“獰”、“趟”、“絣”、“娠”、“硎”、“蟛”諸韻，非為今韻所載，足見孟郊用韻之險僻。又如〈征蜀聯句〉全用入聲八黠韻，“鬱”、“鬒”、“翳”、“跰”、“妠”、“疤”，用韻艱澀，故清人施補華《規傭說詩》評曰：“韓、孟聯句，字字生活，為古來所未有，學者不可不窮其變”。[57]

---

[49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86。
[50] 秦同培譯：《史記讀本》（台南：大孚書局有限公司，2003 年），頁 158。
[51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72。
[52] 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 年），頁 103。
[53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1。
[54] 王福耀選注：《王維詩選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1998 年），頁 117。
[55] 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99。
[56] 杜甫著，張忍叟校閱：《杜少陵全集》（上海：中央書店，1935 年），頁 45。
[57] 施補華：《規傭說詩》，載於華忱之、喻學才校注：《孟郊詩集校注》，頁 667。

四　結論

孟郊乃韓孟詩派重要一員，其詩呈現官場失意的無奈、社會紛亂的現象、年老失子的淒慘。詩人歷盡滄桑，苦吟一生，讓人得以了解寒士內心的抑鬱苦悶。孟郊縱處身亂世，仍堅守正道，古貌古心，詩歌切中時弊，一洗大曆綺靡詩風，撥亂反正，為中唐甚至後世的詩歌發展帶來不可多得的貢獻。其詩蘊含悲天憫人之情懷，藝術成就空前，故得韓退之力譽，時人亦讚“孟詩韓筆”[58]。孟郊雖多苦吟之詩，格局、氣度未必宏偉縱恣，然其非才思不濟，詩歌之中，亦有不少出塵古樸、哲理玄妙之作。

此外，孟郊為詩別出心裁，搜奇抉怪，成功打破詩歌溫柔敦厚之傳統，啟廸後世詩人大膽創新。孟郊以心取象，意境冷峻，錘鍊字句，詩風冷僻險峻，展示詩人獨特怪奇之審美觀。然孟郊爭險鬥奇，易矯枉過正，予人瘦硬晦澀之感。即便如斯，不能否定詩人敢於求變的創作精神，其成功之處值得後世借鑑，其不足之處則可引以為戒。

最後，謹以拙詩總結全文：

元和大曆起風雷，雅正無聲遍地哀。
尚怪詩風仙道出；靈奇藻思佛乘來。
橫空硬語開新徑；立地清詞守古臺。
貞曜悲鳴驚世俗，希音啟廸續奇才。

[58] 詳參注 1。